

華夏導報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第三四九號
校刊 非賣品

社址：中國文化大學 編輯室：八六一〇五一
臺北陽明山華岡 電話：特二三三

創	張	人	辦
行	張	人	發
社	鄭	長	副
副	袁	長	社
行	吳	編	輯
發	吳	淑	卿
行	學	生	活
發	心	中	動

張故創辦人逝世週年紀念特刊

張故創辦人逝世週年

本校今日舉行紀念會

邀請朱滙森先生蒞校演講

（本報訊）為紀念張故創辦人其昶博士逝世週年，本校定於今（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在大成館與中堂舉行追思紀念會。

會中邀請國史館館長朱滙森先生演講，本校教職員、學生代表、校友及各界人士參加。

張故創辦人曉峯先生逝世週年紀念會程序

- 一、紀念會開始全體起立
- 二、向張故創辦人遺像行三鞠躬禮
- 三、默哀
- 四、主持人致詞
- 五、請朱館長致詞
- 六、分發紀念冊
- 七、墓園致祭
- 八、全體肅立
- 九、主祭者就位
- 十、陪祭者就位
- 十一、上香
- 十二、獻爵
- 十三、獻花
- 十四、向張故創辦人墓前行三鞠躬禮
- 十五、家屬答謝
- 十六、禮成

紀念文集

（本報訊）為紀念張故創辦人曉峯先生逝世週年，由本校負責編印的「張其昶先生紀念文集」，定於今（廿六）日出版。

華岡實習銀行設有張其昶紀念館專戶

（本報訊）各界為仰慕創辦人德範仁風，及其對國家文化教育之貢獻，特組張其昶先生紀念館籌建委員會，倡議興建張其昶紀念大樓，並於本校華岡實習銀行設有「張其昶紀念館專戶」（戶名）帳號為A五〇八〇。

- 該項專戶之第一批捐款人如下：
1. 史研所錢穆教授（第二次捐款）新台幣壹萬柒仟伍佰捌拾元整。
 2. 林宗毅先生捐新台幣拾萬元整。
 3. 夜間部活動中心捐新台幣貳拾萬元整。
 4. 華岡學會日本分會捐新台幣伍萬捌仟伍佰元整。
 5. 史學系梁嘉彬教授捐新台幣貳萬元整
 6. 化工系校友張秉祥先生捐新台幣壹萬元整。
 7. 勞工研究所理事會張耀君先生捐新台幣壹萬元整。
 8. 勞工研究所理事會梁永章先生捐新台幣壹萬元。
 9. 勞工研究所理事會朱家讓先生捐新台幣壹萬元整。
 10. 關帝廟文協會捐新台幣壹萬叁仟叁佰柒拾伍元整。
 11. 中華文化國術研究會捐新台幣壹萬叁仟叁佰柒拾伍元整。
 12. 飛豹文體協會捐新台幣壹萬叁仟叁佰柒拾伍元整。
 13. 三研所博士班蕭炳彰同學捐新台幣貳萬元整。

張創辦人親書生活規範

民國四十一年二月二日日記

- 一、對人態度，不亢不卑，落落大方可也。
- 二、涵養功深則喜怒不形於色。決心要堅強，而態度應和善。
- 三、整理一切資料，事必歸檔；無不結之事，無不復之信。
- 四、不必做之事，不要去，以節省有限之精力。若干會議不必參加，或請人代表。
- 五、姿勢應時時注意，不可有萎靡之狀。隨時行深呼吸。
- 六、日記為進德修業之利器，宜隨時攜帶，以備檢考。
- 七、隨時整理衣服與儀容，以鏡子照自己。
- 八、對人無論如何，不必露出不耐煩之顏色。
- 九、講話時的聲調與容顏，均相宜注意。
- 十、開會時宜多聽少說，並宜深思熟慮而後再說。
- 十一、對人要有同情的瞭解，一本至誠與人為善，則與人無忤矣。
- 十二、出門之前應考慮必需攜帶之物品。

張創辦人親書生活規範 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二日日記

對人態度不亢不卑，落落大方可也。

涵養功深則喜怒不形於色。決心要堅強，而態度應和善。

整理一切資料，事必歸檔；無不結之事，無不復之信。

不必做之事，不要去，以節省有限之精力。若干會議不必參加，或請人代表。

姿勢應時時注意，不可有萎靡之狀。隨時行深呼吸。

日記為進德修業之利器，宜隨時攜帶，以備檢考。

隨時整理衣服與儀容，以鏡子照自己。

對人無論如何，不必露出不耐煩之顏色。

講話時的聲調與容顏，均相宜注意。

開會時宜多聽少說，並宜深思熟慮而後再說。

對人要有同情的瞭解，一本至誠與人為善，則與人無忤矣。

出門之前應考慮必需攜帶之物品。

張其昀(曉峯)先生的宗教思想

——創辦人逝世週年紀念——

魏 霖

曉峯先生為當代公認之教育家、史學家、地學家；又是軍學家(註一)。他更是偉大的宗教家，故當先生逝世週年之期，謹將先生的宗教思想，探討如下，以懷念此一偉人！他在民國七十二年領受行政院文化獎時，曾說是「全神教的信仰者」，並說明「全神教」的意義如左：

全神教者，並非別創一宗教，乃以中國儒家學說為中心，對世界四大宗教，融貫通，一視同仁，達成真正信仰自由之宏旨。孔子之教，乃教育而非宗教。但形式上雖非宗教，本于「國父」宗教即道德之名言，亦可視為宗教。無以名之，名之為「全神教」，蓋其心量寬宏，中道而立，左右逢源，不拘守一宗教。于各大宗教之精義，兼收並蓄，容納衆流，篤信實踐，貴于力行，故孔學為與時偕進，日新又新之新學說，實為華岡與學之最大用意。宗教教育乃修身養性之事，德育之頂點，不但是人類安心立命之所在，且為世界大同奠定其真正基礎。科學愈進步，宗教愈重要，敬天愛人，乃是萬事之本，萬福之源。(註二)

先生又伸論「新神學」。他首先說明中國自古相傳「天人合一」的道理。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周書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之人格化即為神，人既有創造力，神當然是造物主了。宗教的精義，在于敬天愛人，神是全人類心力之結晶；轉過來說，神又是宇宙萬有的創造者。故敬天者必愛人，愛人者必信神，(註三)實事求是的民衆，也是最富於宗教精神的民族。(註四)

自從陸象山倡東西聖人心同理同之說，中國人最適合于作世界大同的開闢者。因宗教而發生衝突和戰爭，衡以中國文化，是不能理解的。中國人一面服膺孔子學說，一面又作了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等的信徒。在形式上，當然無法以一身同時到各寺院教堂去禮拜，但在他們心目中，承認孔子、釋迦牟尼、耶穌基督、穆罕默德，乃至蘇格拉底之地位，並行並重，相得益彰。(註五)

有人謂二十世紀後半期，為宗教復興時期；為了挽狂瀾于既倒，救人類之浩劫，如能以中國文化為基礎，而從事于「新神學」的創造，期為全人類所共享，乃為當前極有價值之事。「新神學」之內容有三：

- ①全面的自由。其方法在于把大學之門，為全世界而打開，把古今名著，為全世界青年所共享，使人人皆能接受最優美的精神遺產，由真知而力行，獲致思想上完整統一與自由。
- ②全面的平等。摒除一切膚色、信仰、地域、種族、語言、文字、家世、財富等種種歧視，實現孔子「有教無類」，一視同仁的實訓，和禮記禮運篇「天下為一家」崇高的理想。
- ③全面的仁愛。全人類都有血緣關係，血脈都是相通的，所謂痛癢相關。救人應從最痛苦的人救起，救世應從最窮苦

的區域救起。

這些才是宗教的基本精神，至於制度規章、禮樂文物，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都是次要的。「新神學」乃是今後新的教育哲學的要義。「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中國有志的青年，要為實現世界大同、天下為公，開創三民主義新世紀的理想而共同努力。(註五)

汝霖走遍歐美各國，親詣羅馬、開羅、雅典、墨西哥、瓜地馬拉、秘魯等地的金字塔、宮殿、廟宇之殘垣斷壁遺跡，真令人驚心動魄，這都是希伯來宗教(包括猶太教、天主教、耶穌教、回教)迫害異教，消滅埃及、希臘、羅馬、馬雅、阿茲特克、印加等文化的慘狀。中東黎巴嫩仍在殘酷的宗教斷殺中，誠乃如曉師所謂：「因宗教而發生衝突和戰爭，衡以中國文化的社會，無宗教，是人吃人的社會；有宗教是教吃教的社會。」亦有其道理。不過在他們學得中國文化後，高唱「宗教自由」的今天，已有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在美國。卅二年余奉派澳大利亞國出任陸軍武官並赴麥克阿塞總部觀戰時，華僑們力勸我受洗為基督教徒。他們說：「在歐美社會中，作外交連絡工作，受洗成教徒後，有很大方便。」為了職責工作，遂受洗。但長期研究新舊約經典後，發現與中國文化不盡相符之處有，尤以「排他性」為最。自受教「新神教」于曉師後，方深知「全神教」之偉大。三十年來，已成「全神教」之倡導者。

多年來研究舊約(OLD TESTAMENT)新約(NEW TESTAMENT)的心得，認為西方宗教的中文譯名，有若干待商榷的地方。前言希伯來人(HEBREW)的宗教，可包括猶太教、天主教、耶穌教、回教，因為他們都信仰舊約，亦可說都是由舊約中發展出來的宗教。舊約中稱最高的神有(GOD, YHWH, JEHOVAH)(英文三種稱呼)(註七)。中文譯成「上帝」，此為明朝萬曆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RTINO RI)西元一五五二—一六一〇所譯者。其實「上帝」之名，乃中國五經四書中對國人最高神明之稱呼；如「大學」傳文之十章中有「……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即其一例。其他經典中稱「上帝」字樣者甚多，茲舉數述。亦就是中國人俗稱的「老天爺」，道教中所稱之「玉皇大帝」。利瑪竇特將中國對神明之美名「上帝」，加諸希伯來宗教之神，冒名頂替耳。新約與舊約之總稱，英文名是BIBLE，中文譯作「聖經」，亦是適應中國人的口味而命名，因為國人最寶貴的書籍，都是「聖人」之言，稱為「經典」。歷代皇帝的命令稱為「聖旨」。利瑪竇到中國後首先編譯之「聖經簡要」，即採用「聖經」之名，當時舊約與新約，尚未譯出，似亦有冒名頂替之嫌。近年來中文「聖經」中，已將「上帝」名稱，改為「神」的字樣；特建議亦應將「聖經」的「聖」，改為「神」較為妥當，叫作「神經」。因為「神」比「聖」還高一等之故。孟子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註八)，既不必與中國聖人之言相比擬，更可高升一等焉。

其次談談教會名稱問題。猶太教、回教，雖為希伯來宗教系統，他們的名稱已成定論，無研討必要，天主教(CATHOLIC)、耶穌教、基督教(PROTESTANTS)、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英國聖公會(CATHOLIC OF ENGLAND)本為一種教會，而名稱不同，中文譯名似有可商議處。耶穌為其本名(JESUS)，基督是號名(CHRIST)，都是譯音，所以耶穌與基督的稱呼是一樣，並無分別。利瑪竇本已將GOD，譯成「上帝」，載于「聖經簡要」一書中，可是他後來知道中國有「敬天」「祭天」的習慣，經典中「天」的字樣很多，又到處供奉「天、地、君、親、師」。牌位，遂將「上帝」並稱為「天主」，意為天上的主宰，而命其教會為「天主教」，這都是迎合中國人的心理。一五二七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馬丁路德一四八三—一五四六)憤恨羅馬教廷之腐敗貪污行為，發起宗教革命，脫離羅馬教會(ROMAN CATHOLIC)，亦就是「天主教會」，另外成立PROTESTANTS教，其英文意義為「誓反教」，即宣誓反對「天主教」，脫離羅馬教廷。我國數千年來，是宗教自由的，認為任何宗教與神明，都是善良的；如果說此種教會是反對其他宗教與教會，在中國人心中，是不容易接受的。于是「誓反教」的傳教士們，遂將中文譯成「耶穌教」或「基督教」，以別于「天主教」。又有稱前者為「舊教」，後者為「新教」。名佈道家周聯華曾謂「誓反教」當譯成「更正教」，甚具卓見。蓋既有反對天主教之意，又有修正更新之名焉。(註九)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是羅馬帝國分裂後，東羅馬帝國信之「天主教」，今日希臘、蘇俄等國仍奉行之，但不受羅馬教廷之管轄。英國聖公會(CATHOLIC OF ENGLAND)是英王亨利八世(一四九一—一五四七)與羅馬教廷決裂，自立為英國教會最高元首之教會。最後關於西方宗教的譯名研究，雖非曉師的宗教思想，但是「全神教」的內容，是包括世界上各大宗教的。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註十)謹以個人淺見，就教于學者專家，敬請指正。註釋：

一、見「我所知道的張其昀先生」華夏導報增刊七十四年十一月八日，魏汝霖撰，中國文化大學出版。

二、見台北中央日報七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三種願望」，行政院文化獎答謝辭，張其昀。

三、歌頌生命，第七頁九行，張其昀著，中國文化大學、華岡書局，五十九年二月初版。

四、歌頌生命，第八頁三行。

五、同。右，第九頁二行。

六、同註四。

七、英文三種稱呼：GOD譯作「上帝」。YHWH譯音為「雅威」，乃GOD上帝的真正名字，一般人都不敢直呼之，有如國人避諱。JEHOVAH譯音為「我的主」。天主教與基督教等教會，均稱耶穌為他的獨生子，猶太教與回教則否認之。

八、孟子下。盡心篇下。

九、漁先生告知，羅先生為中國文化大學教授，河南省人，為天主教徒。

十、論語，子路第十三篇。

寄往天堂

胡品清

安息了
中華文化的使徒
熄滅了
智慧的長明灯
永別了
莘莘學子的崇高典範
於今一載

轉瞬間
永恆的大理石畔
已是塚草芊芊
今日清晨
奔向不碎的雕像的途中
有片片微雲飄在淡水河上
有長著翹翼的風在大雅館四周飛翔
也有人懷著悲愴濃濃
構思一封書簡
寄往天堂
詩箋如是言說
哲人的生命
並不終止於死亡

八月二十一日黎明恭撰



左圖：
張故創辦人曉峯博士榮獲七十一年
行政院文化獎章，於七十二年三月
三日在行政院大禮堂，接受嚴前總
統家淦先生頒獎。

右圖：
民國四十年，與鄭彥柔先生（中）
、倪文亞先生（左）合影。



永懷曉師

易大德

偉哉吾師善以為寶丕展鴻猷
篤行大道鼎鼎宗臣堂堂元老
黨之干城國之師保餘力興學
手弔上庠萬千俊乂出此門牆
為黨柱石為國棟樑如斯建樹
其曷能忘罔館著書操觚染翰
五千年史撰逾秦漢孔學闡揚寰
球仰贊今古史家鮮此論斷猥以
駑鈍卅稔追隨蒙畀重責更寄深
期竟罕奉獻以報厚施言念及此
媿何如之公歸道山倏逢周歲
哲人雖萎典型傳世所冀同儕
各守其位遵循遺言述事繼志
公靈永在陟降天堂默佑邦
校長發其祥圓山奕奕淡水
泱泱吾師之風山高水長

(一)

辜鴻銘論人才：「張之洞為儒臣，曾國藩為大臣，李鴻章為功臣。儒臣以保名教為己任；大臣則知天下之安危，論行政之得失；至於功臣不過是有功之臣而已……儒臣在大臣之上，而功臣則在大臣之下。」

張曉峯兄歷任黨政文教要職，要綜其一生，都從事教育與著述，為中華文化之薪火相傳而努力，以「保名教」為己任，實不愧為「一儒臣」。

蔣彥於抗戰時期在三民主義青年團宣傳處長任內，認識張曉峯兄，以後或同事於黨務，或合作於政壇，奠立了四十餘年不平凡之交，曉峯兄給我的教益和啟示至多，敬佩良深。

當我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宣傳處長時，為使距重慶較遠的大學青年學子有機會聽到著

四十餘年不平凡之交

——紀念張其昀曉峯兄逝世週年

·鄭彥棻·

名學者的專題演講，曾邀請各大學的著名教授到各校主講各項課題。當時曉峯兄擔任國立浙江大學地理學系主任，名聞全國，我乃邀請他到貴州等地講學。

民國三十二年三民主義青年團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我與曉峯兄一同當選為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幹事。我們兩人的關係就從此開始日趨密切了。民國三十八年元月廿一日先總統 蔣公引退溪口時，彥棻曾奉召前往晉謁，逗留期間，偕晤曉峯兄，親聆其教益，對其深淵的學識及卓越的風格，乃有更深的認識。稍後，匪禍蔓延至杭州，我當時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中央黨部已遷至廣州，曉峯兄嫂避難至穗，彥棻即予接待，並電報 總裁。旋奉電示，囑請曉峯兄伉儷赴臺北，我乃購備機票代為安排一切送他們赴臺北。也由此開始，我與曉峯兄更是患難之交，相知益深。

在黨方面：曉峯兄任中央宣傳部長時，我任中央秘書長；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曉峯兄接我原任秘書長的職務，我則任第三組主任；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我與曉峯兄同為院務委員，後來，曉峯兄擔任研究院主任，我擔任指導委員及兼任講師。

在政方面：民國四十三年曉峯兄擔任行政院教育部長，我擔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共同為推展華僑教育作了一次極密切而收效的合作和努力，後來我們兩人也同時離開行政院。其後我雖再度從政，而曉峯兄則致力文教工作。

我以上所說我們曾同事於黨務，合作於政壇，回憶前塵，真有工作配合，精神貫通，聲氣相投的感覺。

曉峯兄於民國十二年畢業於南京高師後，

初入商務印書館從事地理教科書的編輯工作，隨轉任國立中央大學教席，民國廿四年，大學畢業才十二年，即以「僅在國內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而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會評議員。」

他隨後擔任國立浙江大學系主任、院長，因聲譽日隆，而見重於黨國，曾被選為第二、三、四屆國民參政員及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大陸淪陷，政府遷臺，曉峯兄先後擔任本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主任、中央宣傳部長、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及以學者從政，轉任教育部長，後又奉召擔任國防研究院主任。曉峯兄此時即決心以教育事業來為國家盡其最大努力，故在國防研究院後期，他便創立中國文化大學，而發展為今日規模宏大的中國文化大學。

加該院董事會，以事忙未就。迨民國六十九年中國文化學院升格為大學時，我已於六十七年交卸總統府秘書長職務，曉峯兄於我退休的當日下午，親至敝寓，懇切邀請我兼任文化學院院務主任，未即應聘，其後一再洽約，至六十九年在曉峯兄力邀之下，以友誼難卻，且從事教育工作向具興趣，才勉為其難。前年暑假後我因年事已高，曾一度懇辭教席，未蒙允許，及後曉峯兄之公子鏡湖世邀續任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講座。彥棻又終感負擔太重，將聘書璧還並向新任所長唐振楚兄表示，請其另聘高明，接替我的教席，鏡湖世兄知悉，曾於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偕其夫人枉駕舍下懇談，隨將聘書留下，誠意感人。我當時不便固卻，擬於數日後再行退還，並到榮民總醫院候曉峯兄，詎料當天晚上十時左右，突接陳以令同志電話告知，曉峯兄已不幸逝世了。彥棻一面為曉峯兄之逝世哀痛不已，一面深感鏡湖世兄之熱誠，乃不願立即辭卸教席，而祇得再任一年。

我與曉峯兄有一相同之處：兩人同出身於高師（他畢業於南京高師，我畢業於廣東高師）；同由教育崗位轉任黨、政（他由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轉業，我由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轉業）；也同由黨政崗位轉回教育工作。

曉峯兄確以「保名教」為其畢生的事業，他無論站在那一崗位，都必以立言、立功、立德並重。他擔任中央宣傳部長時創辦「中國新聞出版社」、「中國一周」等書刊，他擔任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時，創立「中華文化出版社」、「文物供應社」，出版「學術季刊」、「新思潮」及親撰「黨史概要」，及正在創辦中國文化學院時期，更埋頭編印「中文大辭典」、「中華地圖集」、「世界地圖集」、「蘇俄、日本、中華百科全書」及撰述「中國地理學研究」與「中華五千年史」等，其他專著及論文數百種，實難盡述。

曉峯兄畢生最重視兩事：一為著述，一為掄才。他嘗自稱：「一生治學，不外五事：一曰國魂，二曰國史，三曰國土，四曰國力，五曰國權，即探索中國文化之淵源及其對人類社會之貢獻；三曰國土，即研究中國人在世界政治與戰略中之地位；四曰國力，即衡斷經濟建設對國計民生之關係；五曰國權，即籌劃國防教育，期從文藝復興，而喚起愛國思想與民族正義，進而培育中華民族之新生力量，以完成復國、建國之大業。」

曉峯兄這高遠之境界，已不止為「知國家之安危，論行政之得失」的大臣，無疑是「保名教」的「一儒臣」了。

曉峯兄治學除了重理論也重實踐。他擔任教育部長時，在台北市南海路植物園旁建立國立歷史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教育資料館、教育電視台和廣播電台，以及恢復中央圖書館，統稱之為南海學園。更值得頌揚的，他一手辦理延長國民教育由六年至九年，並促成國立政治大學、清華、交通、中央各大學，以及私立東吳、輔仁等大學之復校。把我國教育事業推至一新的境界。

「中原不是無麟鳳，只緣皇家結網稀」，在我認識的朋友中，用人結網最寬、最多的，曉峯兄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人。

曉峯兄在先 總裁身邊，如有建言必先談學人學術，從許多紀念曉峯兄的文章可以看到，很多學人不是直接受到曉峯兄提携的，就是間接受到曉峯兄鼓勵的。連國學大師錢賓四先生當年由香港回國擔任日本訪問團團長，也是曉峯兄為提高學人地位而向先總統推荐的。他在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任內，一發現各單位有特別優秀的人才，就親筆以蠅頭小楷寫信給他們鼓勵，信寫得簡潔有力，充滿熱情。溫暖得使受信人衷心銘感。

曉峯兄在文化學院及文化大學期間，他隨時留意公職人員的進退，如國內黨、政機關的首長，以及我駐外的使領人員，一到退休時，曉峯兄常按其人的專長，羅致於校內擔任教席，希望野無遺才。如溫源灝、王之珍、劉劍棠等先生，都是被邀請任教的名教授；他又創設「華南教授」以禮遇一些學者，如錢賓四、黎東方及已故的吳經熊等先生，就是受他禮遇的名學人。

記得戰後日本首相吉田茂曾經自負地說過：「我對日本的貢獻，就是在這內培養了一百個大臣。」我們似可為曉峯兄這樣說：「曉峯兄對黨國的貢獻，就是為黨國培養了無數的幹部。」

彥棻今天為紀念及懷念曉峯兄寫此短文，內心至為激動，我與曉峯兄不但數十年交往，且亦數十年鄰居，現在師大路八十六巷，我們兩宅毗鄰連門，可惜今後再不能見到曉峯兄那溫厚沉澱的風采了，但我們可以告慰的，便是他仍將永遠活在學國人士的心中。

曉峯兄在文化學院創辦時，即被選為

初入商務印書館從事地理教科書的編輯工作，隨轉任國立中央大學教席，民國廿四年，大學畢業才十二年，即以「僅在國內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而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會評議員。」

他隨後擔任國立浙江大學系主任、院長，因聲譽日隆，而見重於黨國，曾被選為第二、三、四屆國民參政員及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大陸淪陷，政府遷臺，曉峯兄先後擔任本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主任、中央宣傳部長、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及以學者從政，轉任教育部長，後又奉召擔任國防研究院主任。曉峯兄此時即決心以教育事業來為國家盡其最大努力，故在國防研究院後期，他便創立中國文化大學，而發展為今日規模宏大的中國文化大學。